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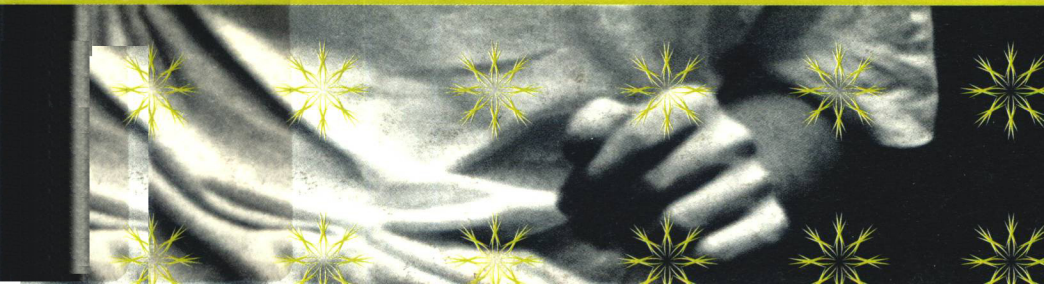


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

The Complete Stories of Truman Capote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杜鲁门·卡波蒂 著 冯涛 译





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

The Complete Stories of Truman Capote

〔美〕杜鲁门·卡波蒂 著 冯 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美)卡波蒂(Capote, T.)

著;冯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1

书名原文: The Complete Stories of Truman

Capote

ISBN 978 - 7 - 5327 - 5928 - 6

I. ①卡… II. ①卡…②冯…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2734 号

Truman Capote

The Complete Stories of Truman Capote

Compilation Copyright © 2004 Truman Capote Trust

Biographical note Copyright © 1993 by Random House, Inc.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2004 by Reynolds Pric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09 - 729 号

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

[美]杜鲁门·卡波蒂 著 冯涛 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5 字数 176,000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928 - 6/1 • 3519

定价: 3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 - 8510898

杜鲁门·卡波蒂

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一九二四年九月三十日生于美国新奥尔良,原名杜鲁门·斯特雷科福斯·珀森斯(Truman Streckfus Persons)。幼年生活饱受家庭动荡之苦,被送至亚拉巴马门罗维尔由母系家族抚养。其父曾因欺诈罪入狱,父母离异,旋即为争夺对杜鲁门的监护权而争执不下。最终他搬到纽约跟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继父是一位古巴商人,从此随继父改姓卡波蒂。四十年代初,小卡波蒂曾在《纽约客》杂志社充作递送稿件的勤杂工,却又因为无意中冒犯了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而遭解雇。二十岁出头即以在《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杂志发表短篇小说而声名鹊起,随后又以《别的声音,别的房间》(1948),一部他自称为“为了驱除心魔”的哥特式成长小说,以及中篇小说《草竖琴》(1951),一首植根于他早年亚拉巴马岁月的温柔的幻想曲,进一步巩固了他早熟的文学声誉。

卡波蒂自从踏入文坛,就广为结交作家和艺术家、上流社会人士和国际名流,并因其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而广受媒体关注。他相继结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夜树》(1949)和中篇小说《蒂梵尼的早餐》(1958),却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舞台——将《草竖琴》改编为舞台剧、写作音乐剧《花房姑娘》(1964)——和新闻界,最早的尝试是《本地特色》(1950)和《听到缪斯的声音》^①(1956)。他还短暂地涉足电影界,为著名导演约翰·休斯顿创作电影脚本

《战胜恶魔》(1954)。

卡波蒂对堪萨斯的一起灭门谋杀案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经过长期详尽的调查后创作出他最为成功、最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冷血》(1966)。通过“以小说的技巧来处理一桩真实的事件”，卡波蒂力图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综合体：既“绝对地真实”又同时是一件艺术作品。尽管卡波蒂对作品的艺术风格有如此之界定，这部作品自从在《纽约客》分期连载以来，竟为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广大读者群的浓厚兴趣。他为了庆祝《冷血》之完成在广场酒店举办的盛大假面舞会，成为整个六十年代的标志性偶像事件，卡波蒂也一度成为电视节目和风尚杂志的常客，甚至在影片《怪宴》中初试身手，出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他花费多年时间创作长篇小说《应许的祈祷》，力图表现出他多年浸淫于富人和名流圈内所有的切身经历和冷眼旁观之精髓，可惜终未能完成；一九七五年发表于《君子》杂志的选段因为暴露出上流社会的不少隐私而引起卡波蒂众多富人朋友的极大震惊，终于导致他被驱逐出他曾一度主宰的那个名利世界。他在后期出版了两部小说和随笔集：《犬吠》(1973)和《写给变色龙的音乐》(1980)。在历经多年的药物和酒精折磨之后，他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病逝于洛杉矶。

① 卡波蒂早期的一部新闻著作，最先发表于《纽约客》。是1950年代中期他随“人人歌剧团”(The Everyman's Opera)出使苏联，上演美国著名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过程记录，后出版单行本。书名源自苏联文化部一位官员的祝词：“当大炮轰鸣时，缪斯则随之喑哑；唯有大炮喑哑时，才能听到缪斯的声音。”

目 录

导言：适用的答案 雷诺兹·普莱斯	001
------------------	-----

杜鲁门·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

冷的墙	011
属于自己的貂皮大衣	018
物形	024
银瓶	029
米丽亚姆	049
我对这一事件的立场	065
普里彻的奇迹故事	080
夜树	097
无头鹰	113
关上最后一道门	144
过生日的小孩	165
灾星	189
便宜货	214
钻石吉他	223
花房姑娘	237
圣诞忆旧(存目)	
通往伊甸园的小径	255
感恩节来客(存目)	
莫哈维	273
某年圣诞(存目)	

导言 适用的答案

雷诺兹·普莱斯

美国从来就不是个喜爱阅读的国家，更遑论所谓的文学性小说了。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唯有两位杰出的小说家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名字——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杜鲁门·卡波蒂。而这两位作家之所以获得此等可疑的荣耀靠的又都不是他们真正杰出的作品。海明威——身材魁伟、蓄着大胡子、咧开嘴微笑——是通过《生活》、《观看》和《君子》杂志抵达大部分家庭的，手里要么拿着钓竿要么握着猎枪，再要么就是在一头即将被杀死的倒霉的西班牙公牛身旁。卡波蒂则是在出版了那部如实描述堪萨斯乡村一起灭门谋杀后，即刻成为众多电视脱口秀节目的明星的（以他那矮小身材和尖锐的嗓音）——一直到他因为沉溺于酒精和药物，变得只是他过去的一个浮肿的影子以后他仍旧能维持这样的令名。即便时至今日——在海明威于一九六一年开枪自杀、卡波蒂于一九八四年死于持续不断的自我糟蹋以后——他们最好的作品仍旧继续被一帮有理由对他们愤愤不平的批评家和读者严重地诋毁。然而，海明威为数众多简洁明了的短篇小说和至少三部长篇都近乎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散文作品，而卡波蒂留下来的不但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罪案记录，还有为数不少早期的虚构小说（三部小长篇和几个短篇）等待着赢得他早已获得的热切关注和恰如其分的赞美。

卡波蒂的短篇小说尽数收集于此，创作的时间涵盖了他大半的创作生涯，直到《冷血》那毁灭性的大获成功，当时是一九六五年，他才刚满四十岁。通过对那个引人入胜的犯罪故事出色的自我宣传攻略，卡波蒂不但登上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咖啡桌，而且登上了每一块电视屏幕，而后又进一步成功赢得社交界时髦人士以及永远吃不饱饭的时尚女王们的青睐，由此正式步入他早年徒然渴望却一直未得其门而入的上层社交圈子。

不久他就宣布，他打算写一部就像马塞尔·普鲁斯特描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上层社会那样无情地检讨美国富人阶层的长篇巨著。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然而，有一个因素卡波蒂似乎从未加以讨论，甚或从未公开提出来过，对于他最终丧失他的洞察力（如果他原本曾拥有此洞察力的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普鲁斯特所描绘的是一个基于血缘的社会，是基于长达几个世纪的金钱、财产以及对他人的生命拥有生杀予夺的真实权力，从而在法国社会当中确立起无可撼动的显赫地位的那个阶层。而卡波蒂的那个社会却只是摇摇欲坠地建立在金融财富这个脆弱而且归根结底无关紧要的基础之上的；可以炫耀的唯有时髦的衣着、房屋和游艇，以及偶尔的肉体之美（女性通常都是美的，而男性却极少如此）。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所进行的任何长篇的虚构式研究，都极有可能会因其主题根本性的琐碎无聊而终于导致内部的崩塌。

当他终于从几轮令人筋疲力尽的狂热社交和性爱活动中浮出水面，开始发表他这部长篇小说——连两百页都不到——的几个

片段时，卡波蒂发现他自己一夜之间就几乎被他所有的富人朋友给抛弃了；他于是逃避到最伤身体的药物、滥饮和性交所构成的梦魇隧道当中。其间虽有过几次复原的努力，他的沉迷却唯有更为加深；当他在极端痛苦的精神状态下英年早逝之际，他留下来的只有他号称已经写了厚厚一沓手稿的伟大小说当中寥寥无几的数页。即便他当真写出了这厚厚的一沓，他也在死前亲手毁掉了（他最亲密的几位朋友都倾向于否认这部作品已经写出大部的可能性）。

卡波蒂的人生竟然画出这样一条悲剧性的弧线，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去猜测其悲剧的成因，而我们对于卡波蒂早年生活的了解又向我们提供了几近完美的图表，因为任何弗洛伊德的学徒都确信灾难性的成年生活必然是悲惨的童年不可避免的产物。杰拉尔德·克拉克那部细致精心的卡波蒂传记所描绘出来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幅错位、孤独以及情感匮乏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早期的图景。幼年的杜鲁门实际上是被一个过于年轻又喜欢性爱冒险的母亲和一个粗鲁的父亲给完全抛弃了，他们把他扔到亚拉巴马的一个小镇，让他跟一屋子的未婚表亲们生活在一起（这些表亲和邻居至少为他提供了不少优秀短篇的题材）。

当他母亲终于再嫁，想到要把他召唤到她在康涅狄格和纽约的家中同住时，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母亲要他随继父姓，将他原来的姓氏由珀森斯改成了卡波蒂，他继父乔·卡波蒂是个颇有魅力却喜欢拈花惹草的古巴人。杜鲁门是个体质孱弱的男孩子，他那明显带有女气的嗓音和举止让他母亲忧心忡忡，他在几所条件优良的北方学校就读，可是除了阅读和写作之外所有的课目都一塌糊涂。然后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决定不去读大

学，而是在《纽约客》的艺术部找了份小工作，从此投身于大城市所特有的几个彼此之间相互排斥的写作和夜夜狂欢的社交圈子，开始认真写起了小说，并由此少年成名。

本书所收的几个最早的短篇反映出他对几位同时代作家的阅读和借鉴，尤其是他的几位南部同乡：来自佐治亚的卡森·麦卡勒斯和来自密西西比的尤多拉·韦尔蒂新近发表的短篇小说。卡波蒂的《米丽亚姆》中或许显得过于明显的怪诞和《银瓶》中对于小镇智慧的偏爱，都令人想起麦卡勒斯本人的早期短篇小说。而他的《物形》、《我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以及《过生日的小孩》或许完全可以被认作韦尔蒂尚未完全写完的短篇小说，尤其是《我对这一事件的立场》，跟韦尔蒂著名的《为什么我住在邮局》几乎如出一辙。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卡波蒂的童年就是在跟韦尔蒂和麦卡勒斯几乎一模一样的中产阶级白人世界中度过的——就连具体的家庭环境都不可思议地酷似韦尔蒂在多篇喜剧性独白中所描绘的情景，像他这样一个极富天才的年轻作家写出这样的短篇小说也就理所当然了，即便是他从来都没有读过韦尔蒂或者麦卡勒斯的小说（韦尔蒂曾亲口告诉我，她一九七二年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乔治·普林顿曾建议采访者向她提出她对卡波蒂早期作品的影响问题，而她拒绝讨论此类问题，她无意于迎合任何有关别的作家曾师法于她的说法）。

不过大体说来，至迟到四十年代晚期，卡波蒂小说创作的声音已经明显是他自己的了。他那第一部既怪异又强劲有力的长篇——创作于一九四八年的《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事实上是在现代美国南方哥特式风格渐趋穷途末路那已经因袭呆板的地基

上，异峰突起了一幢具有不容置疑的原创性的华夏，直到现在，也仍旧是对他自身早年的孤独以及他在面对性爱和家族秘密时所感到的困惑而苦痛的强有力的断言，这种苦痛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侵害他的信心，而他后来即便是在艺术、社交和金钱上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功，却终不免在极度痛苦的羞辱中彻底崩溃，究其实这仍旧是罪魁祸首。这同样的困境和苦痛也部分地表现在像《无头鹰》、《关上最后一道门》和《夜树》这样的短篇小说当中。

不过，鉴于当时同性恋对于卡波蒂已经是一种令他痛苦难安的日常现实，鉴于当时美国的各大杂志仍旧竭力避免对于这一问题进行坦率的描写，我们现在也许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早期的短篇都普遍缺少一个明确的情感中心。假如他写这些短篇的时候就已经像他这第一部长篇这样力图坦率地处理同性恋的主题，那这些短篇也就几乎肯定是无法公开发表的，更不用说是在被广泛阅读的各大女性杂志上发表了，而这些女性杂志正是当时大部分最优秀的短篇小说的中心阵地。直到他的第二部长篇——一九五一年年的《草竖琴》——他才终于找到了一种成熟的方式，将属于他自身过去的那些重要的经验成功地融汇于虚构的小说，使小说在虚构当中又回响着令人信服的个人真实。那些过去的经验避开了性意识，而是集中于他在童年时期所获得的能够深深激励人心的爱心，这种爱心来自他的一位特别的表亲以及他和那位朋友在他们的游戏和祈祷中经常出入的那些地方。他的这位表亲就是苏克·福尔克小姐，她一心关怀他人，几乎从不考虑自我，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她头脑简单，其实她只是（令人钦佩地）心地单纯，在年幼的卡波蒂跟她同住的那些岁月当中，她给了他高贵的爱心

这一无价的礼物——这是他的父母和所有更近的亲人都未能给予他的。

在这些短篇小说当中，以情感的深度和精湛表达而论（干净和明晰是卡波蒂最有代表性、最值得注意的文体特征），最值得称道的当属他著名的短篇《圣诞忆旧》以及相对不太著名的《感恩节来客》和《某年圣诞》。《某年圣诞》这个短篇对于当今的口味而言或许稍嫌有点过于甜腻，不过它却几乎同样感人地揭示了卡波蒂另一个童年的创伤——由不负责任又疏远冷漠的父亲所造成的创伤。更多的美国人可能通过一部出色的电视电影，更加熟悉《圣诞忆旧》，其中杰拉尔丁·佩奇的表现可圈可点，不过任何展读这篇小说的读者，都会真正见识到一种远比任何荧屏上的表演更加罕见的杰出技艺。就这么有限的几个人物、这么简单的情节和情感，稍不留意、稍欠火候，都有可能处理得恶俗和甜腻，而卡波蒂通过他那极端纯粹、清晰的文体以及对于极端简洁的叙述节奏的超群把握，完全杜绝了陷入感伤主义的丝毫可能。我们能想到的恐怕就唯有契诃夫这一位作家，在面对类似的题材时可以说具备了同样充分的天赋才能。

不过，一旦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传达情感广度的才能，卡波蒂就不再限于讲述他大体真实抑或纯属虚构的童年记忆了。就跟很多小说家一样，随着他的日渐成长，他的短篇小说也越写越少——短小的篇幅已经难以轻易地容纳越来越错综复杂的生活了。不过仍有一个短篇，写于一九七五年的《莫哈维》，既出色又可怕地展现出他在混迹于富人阶层这些年里所获得的洞察力。这是从某个角度对可憎的富人世界的迅速一瞥，这样的作品假如他能多写出几篇来，我们也就不必为纷纭传说中那部终未能成形的

长篇巨著而深感缺憾了。

或者，假如他在离开他最优秀的长、短篇小说所赖以产生的南方源泉几十年后，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继续描写那个最初世界的兴趣或者能力，我们也就同样有更多的理由对他的创作心怀感激了。尽管如此，即便以卡波蒂实际上已经取得的丰富多彩的创作形式和成就而言——包括《冷血》在内的小说创作以及数篇毫不含糊的随笔作品——整个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也唯有极少数几位美国同代作家能够真正跟他媲美。

这个瘦弱的男人虽然在其创作生涯的孤独的早年曾经装扮成一个新奇的小丑，又因为饱受过去经历的重压而最终变成一个癫狂的公众的小丑，但他仍旧给我们留下了足够多的一流作品，使他在去世整整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占据着一个崇高的位置，一个他那瘦小并备受鄙视的身躯从来都未敢预料中的地位。一九六六年，在他已经宣布要创作一部长篇巨著，而且已经为此而拿到了出版社的高额预付金后，他说他已经将这部作品命名为《应许的祈祷》。他还说“应许的祈祷”是他从阿维拉的圣特雷萨^①的格言——应许的祈祷跟未曾应许的祈祷相比，需要倾洒更多的泪水——中截取的一个成语。虽说杜鲁门·卡波蒂的一生中，极少有迹象表明他确曾向上帝或者某位替代性的圣人——不管是某位极度虔诚的西班牙神秘主义者还是他天真淳朴的表亲苏克——认真祈祷过，不过他终其一生对于赢得名声和财富的追求可以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还未满四十岁，这两个目标就都已经实现

① 阿维拉的圣特雷萨(St. Teresa of Avila, 1515—1582)，又译圣德肋撒、大德兰，西班牙天主教修女，神秘主义者，倡导加尔默罗会改革运动，在阿维拉建立圣约瑟女隐修院，著有《到达完美之路》、灵修自传《生活》等。

了，伴随着心血来潮的奢侈挥霍与彻底的伤心绝望。

在他最后的劫难中，这薄薄的一本短篇小说在卡波蒂看来或许只是他壮志未酬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在表达人类感情的竞技场中，它们却代表了他最为辉煌的胜利。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充满了苦痛，苦痛的根源首先是来自恶意玩忽职守的父亲和压根就不该生儿育女的母亲，其次也源自他对自己的纵容，不愿克服他的各种私欲，尽管如此，他仍旧在英语散文的战场上赢得了这些优秀的短篇小说，这些处于巅峰状态的作品足可以一直充当抚慰人心的不朽祷词和至福的神恩——任由每位读者免费使用。

※ ※ ※

雷诺兹·普莱斯一九三三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梅肯市。在杜克大学接受大学教育，旋即获得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深造，自一九五八年起一直任教于杜克大学，是英语系的詹姆斯·B教授^①。他第一部长篇小说《漫长幸福的一生》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荣获威廉·福克纳奖。他第六部长篇小说《凯特·韦丹》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诺布尔·诺弗里特》，他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出版于二〇〇二年。他总共已经出版了三十五卷小说、诗歌、戏剧、随笔和翻译作品。普莱斯是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十七种语言。

① “詹姆斯·B教授”是美国杜克大学特别授予少数杰出教授的荣誉头衔。

杜鲁门·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

冷的墙

(1943)

“……格兰特跟他们说都一起来参加个够劲儿的派对，呃，事情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他可真是天才，竟然把他们一车都拉来了，上帝知道，他们兴许真能使我们起死回生呢。”说个不停的那姑娘直接把烟灰弹到了波斯地毯上，抱歉地看着女主人。

女主人整了整身上整洁的黑裙子，神经紧张地噘起了嘴唇。她非常年轻、小巧而又完美。她面色苍白，脸周围一圈光滑的黑发，抹的唇膏颜色有点过于偏暗了。已经过了两点，她累了，希望他们全都走掉，但要想摆脱三十几号人可是殊非易事，更何况其中大多数都灌饱了她父亲的苏格兰威士忌。开电梯的已经上来两次抗议他们太吵闹了，她于是就给了他一杯高杯酒^①喝，对此他总归是求之不得的。而眼下又来了这批海员……唉，真他妈的。

“没什么的，米尔德丽德，真的。多几个海员又算得了什么？上帝，我希望他们可别打碎了什么东西。你回厨房去看看冰块好了没有，行吗？我看看该怎么来招待一下你这帮新冒出来的朋友。”

“真的，亲爱的，我觉得根本就没这必要。据我的理解，他们可是能轻而易举就适应一切水土的。”

女主人走向那帮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他们都纠结在客厅的一角之内，只知道瞪大眼睛四处张望，看起来可不怎么像是轻松自如的样子。